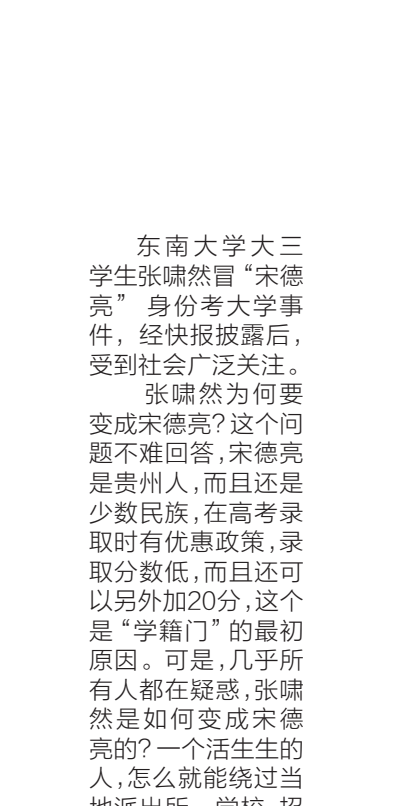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东大“学籍门”真相调查

石阡高考报名点、贵州省招生办、东南大学、石阡县公安局,众多环节的集体“失明”,成就了“学籍门”



宋德亮

这是“户籍门”事件的路径图,其中有些环节是有意为之,但是其中的公共环节,只要有一个环节发现并堵住漏洞,“户籍门”的链条,也就是路径将瞬间崩溃,可惜,所有的环节集体失明,“户籍门”一路畅通。

□快报记者 朱俊俊 贵州摄影报道

## 被耽搁的宋德亮

当宋德亮骑着摩托车,在回家的山路上一路颠簸时,总是忍不住一阵心酸。对于22岁的宋德亮来说,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村,到大城市去,是他的梦想。但突如其来户口问题,却让他的生活完全陷入了困顿。

2010年11月12日上午10点,贵州省石阡县龙井乡克麻场村,宋德亮的父亲宋明成牵着一头黄牛,正在地里耕田,而坐在家门口的宋德亮显得无所事事。前天,他刚刚把生病的母亲从医院接了回来,根据他以前的计划,家中无事的时候,他就该出去打工了。但现在,他哪里也不能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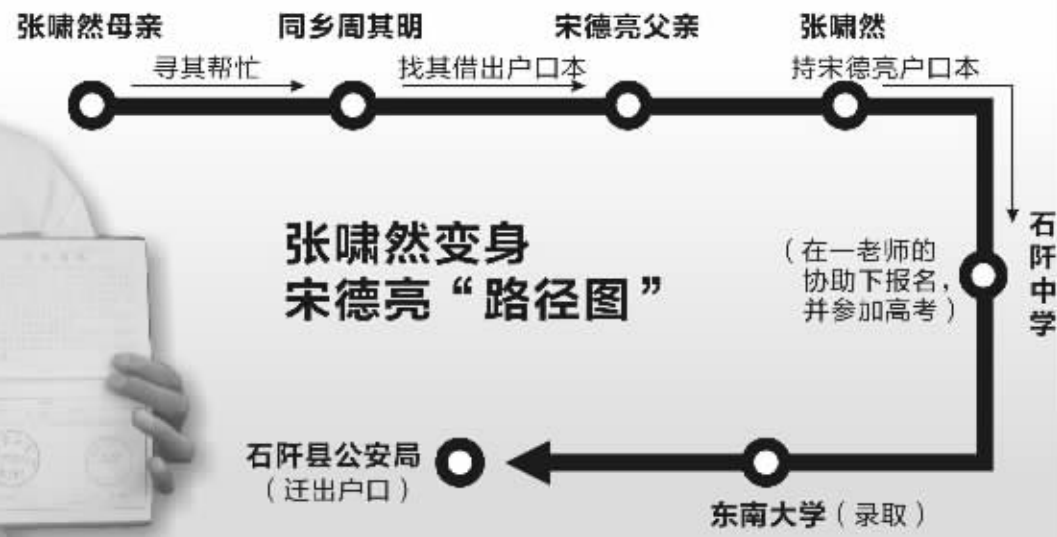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宋德亮来说,能够尽快离开老家出去挣钱,是最大的心愿,毕竟,如此偏僻的地方已不是这些年轻人所能久呆的。石阡县离贵阳市虽然只有300多公里,但全程都是盘旋的山路,没有高速,所以大巴至少需要开8个小时。而宋德亮家住的克麻场村,离石阡县城还有很远的距离,而且有数公里的路程不通车,只能靠步行,或者骑车。

这两天,宋德亮骑着他的摩托车,每天都在这山路上颠簸。他的身体曾经摔伤过,还没有做矫正手术,在路上颠簸的时候,他能感觉到来自骨头的疼。在山路上碰到幼时的玩伴,要拦下他闲聊时,他总是微笑着点个头,就呼噜着过去了,“我想早点把这个事情落实好,我耽误不起了。”

## 离奇失踪的户口

宋德亮的户口失踪了,宋明成感觉很窝火。

“他就说拿去登记一下,村干



部嘛,他要登记我总得给他。”牵着黄牛回家休息的宋明成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制的烟叶,塞在烟斗里,一边抽一边发着牢骚,“谁知道他动了手脚。”

宋明成口中的他就是周其明,是克麻场村的村委会委员。这个村坐落在山坳里,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到达集镇,除了电视和出去打工的人,几乎没有与外界沟通的渠道,民风淳朴。所以,出现这样的事情后,宋明成一直记不明白。

周其明什么时候把户口本拿走的,宋明成已经记不清楚了,只记得是两年前,周其明抽着烟来到他家里,说要拿户口本去登记一下。宋明成的户口本很厚,大儿子、小儿子、大女儿、二女儿,还有孙子孙女辈的人,全在一个户口本上,而宋明成则是这个家庭的户主。

宋明成把户口本拿给了周其明,后来把这个事情忘了。过了大约一两个月后,有一天宋明成在山路上碰见周其明,突然想起户口本,便问:“怎么户口登记还没好啊?”“快了,快了。”周其明回答。过了一段时间,户口本还没还回来。宋明成专门到周其明的家里去了趟,周其明又说了快了快了。再过了一段时间,周其明果然把户口本送回来了。宋明成不认学,没有看户口本本放回了抽屉,这一放,就是两年。

宋明成想到了周其明,只有周其明动过自己的户口。宋德亮多次去找周其明,周其明烦了,骂道:“我拿10万元去摆平你!”

宋德亮不甘心,没有户口总不是个办法。他一次次骑着摩托车去龙井乡,去石阡县,反映情况。他还写了汇报材料,到处去邮寄。汇报材料上,宋德亮写着:2008年,周其明找到我父亲宋明成,骗取了他的户口本,借给我参加2008年高考,并考取了南京的大学。“现本

页却没有了。”

“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父亲不小心弄丢了。”宋德亮说,于是他到龙井乡派出所去补办,结果民警一查,马上说:“你的户口不是已经迁到南京去了吗?”

宋德亮一看,果然,2008年8月1日,他的户籍已经迁到了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0002号。而迁户口的原因是升学。

南京对于宋德亮来说,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自己从来没有去过,而且自己高中都没毕业就去打工了,哪里来的“升学”?宋德亮以为民警搞错了,再次输入身份证号码后,还是搜出了同样的结果。

自己的户口怎么去了南京?宋德亮想不通。但他来不及细想,渐渐,失去户籍带来的影响渗透到了宋德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办不了二代身份证,去网吧上网时,他一次次被拒绝;去旅店住宿,他也一次次被拒绝……现在,宋德亮甚至不敢出远门,“怕被查身份证。”而他计划结婚的事情也因此泡汤。同时,由于没有身份证,他办不了医保,他在打工时摔伤的身体急需需要做手术,但宋德亮一直拖着。拖着不做手术的后果是,他的背部和腿部有可能会慢慢畸形。

## 寻找户口之旅

宋德亮想到了周其明,只有周其明动过自己的户口。宋德亮多次去找周其明,周其明烦了,骂道:“我拿10万元去摆平你!”

宋德亮不甘心,没有户口总不是个办法。他一次次骑着摩托车去龙井乡,去石阡县,反映情况。他还写了汇报材料,到处去邮寄。汇报材料上,宋德亮写着:2008年,周其明找到我父亲宋明成,骗取了他的户口本,借给我参加2008年高考,并考取了南京的大学。“现本

页却没有了。”

人结婚需要办理结婚证等相关手续,因没有户口,什么也办不了,给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。为维护自己的权益,希望能够及时解决我的户口。为谢!”

今年7月份,龙井乡派出所所长在宋德亮的反映材料上签了字:“情况属实”,并盖上了派出所的公章。

但这个公章对于宋德亮来说,毫无用处。因为南京那边不把户口迁回来,他永远也上不了户口,他永远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,是“黑人”。那段时间,他几乎每天都要骑车去派出所,每次都得到这样的答复:“我们争取帮你协调办理!”听得多了,宋德亮也厌烦了。所以,后来宋德亮骑车经过派出所,总会绕着走,“我不愿见到他们!”

派出所帮不了忙,宋德亮决定自己行动。但他只知道户口因升学被迁到了南京,但南京哪一所大学,他不清楚。他问别人,南京有什么大学,别人立马告诉他:“南京大学啊!”

于是,宋德亮又写了一封情况反映,邮寄给了南京大学。哪知道,这份情况反映引起了南京大学的重视。没多久,南京大学的一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宋德亮,“你的材料我们领导很重视,查了一下,我们学校2008年没有一个叫宋德亮的学生入学,麻烦你再把身份证号码给我们,我们再帮你核实一下。”

宋德亮于是把号码报给了对方,不久,南京大学又有回应了:“是有这么一个学生,但是在南京大学,是在南京的东南大学。”

## 假宋德亮来电

东南大学,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


照片深处的那个人就是周其明,他正在接受调查

不久之后,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,电话里的声音很低沉,“喂,是宋德亮吗?”

“是,你是哪位?”

“我叫张啸然。”在电话中,这个自称叫张啸然的男子告诉宋德亮,自己借用了他的户口,“你现在不要到处去找了,我马上毕业了,毕业之后挣了钱,会给你钱补偿你。”

那天的通话时间很短,但这个电话,又让宋德亮知道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名字:张啸然。就是张啸然冒用了他的身份考取了大学。宋德亮对张啸然说,“我不要钱,你把户口还给我吧。”但张啸然在电话里没吱声,后来就挂掉了。

张啸然为什么会来电?宋德亮想,估计是周其明或者派出所的人,看见他四处投诉,便通知了张啸然,张啸然觉得再这样下去有可能会出事,便想打个电话安抚一下。

宋德亮不需要安抚,他就想要回自己的户口。张啸然是用公用电话打来的,宋德亮后来打回去,再也没接通过。

11月1日,宋德亮踏上了前往南京的旅程,他要见一见张啸然,当面对把户口要回来。他先骑着摩托车半个小时到达龙井乡,随后又坐车去石阡县城,坐了6个小时的车到达铜仁仁地区,又坐了7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湖南的株洲。当最后转车到达南京的时候,已经是第三天了。

下车后,宋德亮直奔东南大学。在宿舍门口,宋德亮问门卫,“宋德亮在吗?”“说‘宋德亮’名字时,我很别扭。”宋德亮说,“因为我就是宋德亮。”

巧合的是,张啸然正好从宿舍出来,门卫便对张啸然说:“宋德亮,有人找你!”

“你好,我是宋德亮。”真的宋德亮伸出手,碰了碰张啸然的胳膊,张啸然笑了笑,跟着走出了宿舍大门,来到一棵树下。

面对真宋德亮的到来,张啸然没有害怕,“后来我想,可能他觉得迟早会有这一天吧。”宋德亮说。张啸然坐在他边上,说的还是和电话里一样的话,“我现在没钱,等我将来毕业了,就会给你钱,还帮你找工作。”张啸然还说,当初借他户口的时候,还出了2000元,让周其明带给他,用来表示感谢。

宋德亮说没有拿到过这笔钱,也不想,“我就想要回我的户口。”宋德亮对张啸然说,“你反证大学也考上了,就把户口还给我吧。”

“我原本是想发火的,但看到张啸然,想想还是算了。”宋德亮说,张啸然考个学校也不容易,只要能顺利拿回自己的户口,其他的他什么也不追究。

面对宋德亮的这个要求,张啸然显然无能为力。仅仅谈了五六分钟后,张啸然便说自己有事,随后扔下他走了。“我奔波了三天去看他,就谈了这么短的时间。”宋德亮觉得有点窝火。

折腾了两天,宋德亮又回去了。

回去了,他还是个“黑人”。

## “宋德亮”就是张啸然

宋德亮的追寻到此为止,户口还是在南京。而快报记者在采访张啸然时,他却否认自己“偷”了宋德亮的户籍。在东南大学着手调查这一事件时,张啸然还对调查人员说:“我就是宋德亮”。

但记者经过调查发现,东南大学的这个宋德亮肯定不是真实的宋德亮,因为当记者在公安户籍系统输入宋德亮的身份证号码时,确实显示他的户口因升学迁到了南京。他没有考大学,户口怎么可能去南京?

而且,记者发现,“宋德亮”学生证上显示的出生年月为1988年10月,而远在贵州山沟里的宋德亮,他的出生年月也是1988年10月。

“如果南京的那个宋德亮是真的宋德亮,我不可能知道他的身份证号码。”宋德亮说。他用他的户口办理了所有的证件,成了另一个自己。而真实的自己,却由于缺乏证件,寸步难行。

## 成了另类高考移民

张啸然为什么要借用宋德亮的户籍?除了年纪相仿之外,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,宋德亮是贵州人,而且还是少数民族,在高考录取时有优惠政策,录取分数低,而且还可以另外加20分。

张啸然在和宋德亮的那次见面中也承认,他的户籍在山东,2007年曾经在山东参加高考,考上了一所本科大学。由于想念更好的学校,他选择复读。2008年初,他来到石阡县中学,使用“宋德亮”的名字入学,借读于高三(1)班。高考时,他同样以“宋德亮”的身份报名。

“母亲和外公办理假户籍的时候,我一无所知。”张啸然回忆道,当初年初,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多,“大人们让这样做,我也只能答应。”

张啸然称呼周其明为“外公”,“我们有一点亲戚关系。”他说,在入读石阡县中学前,其母亲罗成英已经和周其明一起办好了名为“宋德亮”的户籍。

在2008年的高考中,张啸然考了620分,在石阡县中学名列前茅。当年,贵州管理工类一本线为521分,山东为582分。两地使用了不同的试卷。他直言,之所以冒用宋德亮的名字到贵州参加高考,其中一个原因是各大大学在贵州的录取分数比山东低,2008年,东南大学在山东招生的平均分为641,在贵州则是587,相差54分。

领到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,张啸然称周其明建议他把户口迁到学校,“当时我也不懂政策,就听信了他的话。”

## 周其明的偷梁换柱

在这次偷梁换柱的过程中,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是周其明。

11月12日,快报记者翻过一座山,来到了周其明的家,但家门紧

闭,一条狗看见陌生人便狂吠。邻居告诉记者,周其明到派出所去了。这两天,派出所老来找他谈话。

在龙井乡派出所,记者见到了周其明。“我是好心办坏事。”周其明坐在派出所的接待室,抽着烟,手微微有点发抖。

周其明说,张啸然的妈罗成英也是龙井乡克麻场村的姑娘,和他有点亲戚关系,算是侄女辈的。后来嫁到了山东。2008年,罗成英突然回到了克麻场村,找到了周其明,对他孩子,孩子在山东读书学费太贵,想迁回来,所以想请他帮忙。

但这样的说法,显然站不住脚。记者追问:“既然是要迁回户口,又为什么拿宋德亮的户籍呢?”

周其明愣了一下,只好承认,“她说要借个年龄相仿的,我想了一下,也就宋德亮合适。”周其明说,“我是法官,也是文盲,也不知道她想干嘛,她要借,是亲戚,只有答应她。”

按照周其明的说法,户口本从宋明成家借出来后,就拿给了罗成英,但之后她去做了一些什么,就不清楚了。

## 被蒙蔽的石阡中学

那么,罗成英拿到宋德亮的户口本后,去做了一些什么呢?

一个可以还原的事实是,张啸然揣着宋德亮的户口本,坐车从山东来到了贵州的石阡县,到石阡中学的高考报名点,报上了“宋德亮”的名字。

“他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来报考的。”石阡中学党支部书记向云告诉记者,石阡县的高考报名点只有一个,就是他们学校,所有需要加高考的学生,都必须到石阡中学报名。“报名的主要有两种人,一种是在校的学生,由学校统一报,还有一种就是社会青年。”向云说,国家已经放开了高考政策,所有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,除了国家规定的一些限制之外,比如已经拥有高等学历或者上一年在高考中有作弊行为的,不得参加高考,其他的则没有任何限制。

张啸然就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过来报名的。他拿的是宋德亮的户口本,户籍在石阡县,应该到这边来报名。而且报名之后,他还插班到高三一班,旁听了两个多月。

“他报名时的时候,我们还是很信任他的。”向云说,除了他的身份证明是真的之外,还有一个因素是,他报名的时候,还有一个人陪同过来。陪同的人也是石阡中学的老师(目前已调往贵州),这位老师向报名点的工作人员介绍,“宋德亮”的父母都是龙井乡人,常年在外打工,“宋德亮”也是从小生活在外地,现在要参加高考了,受户籍限制,只好回来报名。在介绍完后,这位老师还加了一句“这位学生成绩非常好”!

“宋德亮”的成绩确实非常好。一位教过“宋德亮”的老师回忆,“宋德亮”入学的时候,已经进入全



张啸然以宋德亮的身份在这里参加了高考报名,并在此旁听了近三个月

## 》记者手记

## 做回自己比什么都重要

计划采访张啸然的时候,记者发短信给他:“或许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,你只是想考个好大学。你现在能做的,不是撒谎,不是逃避,而是站出来说出真相,取得社会公众的谅解。”

当年,石阡中学有60多名学生达到了本科线,而“宋德亮”的成绩名列前茅,考取了东南大学。

## “宋德亮”的身份证从何而来

记者在石阡县公安局调查时发现,张啸然只是盗用了宋德亮的户口,并没有去办理身份证,而高考报名,必须要凭身份证,考试的时候,也是要凭身份证才可以入场的。

张啸然哪里来的身份证呢?根据向云的说法,“宋德亮”过来报名的时候,所有的材料都是齐备的。

记者在采访中记者发现,从报名到录取,再到户籍迁移和学籍注册,其实每一环节都可以堵住这一漏洞,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发现问题所在,张啸然也因此越走越远。

张啸然在成为“宋德亮”之后,相信应该有痛苦和挣扎,毕竟作出这个决定之后,世界上再无张啸然这人,而且这一身份看似成功的转换,多半与自己曾有的道德观念相冲突。

但张啸然最终还是作出了这样的决定,虽然不是他一个人做出的决定,甚至是他的家人帮他做的决定。但他最终接受好了,因为他想考取一个更好的学校。对于每一个有过高考复读经历的人来说,或许都能体会到张啸然的悲壮心情。但张啸然的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,所以结果也注定是糟糕的。

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,记者希望张啸然能够勇敢面对。这个世界上,谁都有可能犯错误,谁也都知道只要改了就好,或许都能体会到张啸然努力学习功,与同学关系融洽,家境贫寒,靠自己勤工俭学艰难度日。记者希望张啸然在做回了真实的自己之后,在经历了一段痛苦之后,能够重新站起来。而对“学籍门”的另一个当事人,也是无辜受害者宋德亮,我们唯有送上发自内心的祝福:困扰是暂时的,该是你的谁也夺不走。

经历了“学籍门”之后,两个同龄人都在做回自己,而做回做自己,比什么都重要。

快报记者 朱俊俊